

# 王森然研究資料

## 第一輯

回忆保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  
回忆一九二四年的榆林中学  
夏后氏大禹评传

王森然  
王森然  
王森然

森然先生在戏剧史料方面的贡献  
王森然教授的革命艺术教育思想  
王森然先生的人物评传概说  
王森然先生与长安画派  
王森然先生与现代文人画理论  
浅谈王森然与齐白石的影响关系  
王森然传略

吴祖光  
张启仁  
柯文辉  
张 丁  
薛永年  
王宏建  
刘海粟

文化艺术出版社

PDG

《王森然研究资料》编委会  
(第一辑)

主 编：靳尚谊

副主编：赵北耀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天运 苏玉前 杜哲森 陈高俊

韩旺辰 曹 琦 谢孝苹 薛永年

## 编辑说明

一、王森然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史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在许多领域卓有建树，为了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决定编辑出版《王森然研究资料集》，内部发行，仅供研究者使用。

二、资料集包括王森然先生的革命事迹、学术成果、教育业绩、艺术创作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和对上述各方面的研究论文，将根据汇集到的材料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陆续分集编辑出版。

三、本集是第一集，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王森然先生的部分遗著，亲友们的回忆文章和学者们的研究论文。在编辑过程中，对有些文章进行了必要的材料核实，文字订正和结构调整。

四、《王森然研究资料集》是我会与山西运城王森然学术研究会联合编纂的，并得到山西运城地区领导的重视，曾在经费上给予了热诚的支持，特此谢忱。

五、对王森然先生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我们期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并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给予批评指正。

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  
一九九三年四月

# 王森然研究资料集 第一集

编辑说明	(1)
王森然传略	刘海粟 (1)
回忆保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	王森然 (25)
回忆一九二四年的榆林中学	王森然 (45)
夏后氏大禹评传	王森然 (62)
王森然先生《夏后氏大禹评传》文稿跋	谢孝苹 (84)
忆王森然先生	傅耕野 (87)
先生之言 永留心底	赵延龄 (109)
长相忆	张文焯 (117)
回忆王森然对我的影响	崔润桐 (120)
王森然先生二三事	杨澍泉 (123)
在森然老师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	李天祥 (125)
王森然和燕山画会及第三次“王森然画展”始末	赵延辰 (131)
森然先生在戏剧史料方面的贡献	吴祖光 (137)
王森然教授的革命艺术教育思想	张启仁 (142)
王森然先生的人物评传概说	柯文辉 (146)
王森然先生与长安画派	张 仃 (155)
王森然与现代文人画理论	薛永年 (157)
白石风貌森然骨 ——浅谈王森然与齐白石的影响关系	王宏建 (168)

# 王森然传略

刘海粟

紫草襟怀，乔松品格；

学人本色，战士风华。

这副联语是为纪念王森然教授而作。

王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1984年春天去世，终年九十岁。

紫草又名紫云英、红花草，是南方常见的绿肥作物。关山笛有一首小诗，咏叹紫草的献身精神：

她不愿长在沃土温房，素美的繁花专给薄地铺上锦毡；

她以别人的丰收为最大的快乐，不惜粉身碎骨，去哺育不相识的幼苗！

王森然编过《妇女之光》、《文化福音》、《诗园》、《微笑》、《榆林之花》、《塞声》、《姊妹旬刊》、《西北民报·火花》、《教育周刊》、《世界日报·骆驼》、《摸索》、《正报·副刊》、《晨报·副刊》、《庸报·教育副刊》，还有《大公报》、《华北日报》、《京报》、《庸报》、《豫北日报》五种副页《艺术周刊》。他和这些报刊的作者们、读者们大多不相识，但他执过七十年教鞭，和学生们亲如家人，用紫草为喻，只是取其风采，不可能完全贴切。

王森然追求光明的一生，波澜壮阔。坎坷的道路反而培植了他的毅力，增强了他对父老姐妹真挚的乡土之情。

1895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王先生诞生于河北古定州东旺村。时值甲午战争败于日本，《马关条约》签字，爱国志

士，悲愤填膺，社会生活就像王先生后来描述的那样：

……国力日废，每况愈下，大有亡国在即之虞。达官显贵，不顾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只知酣歌漏舟之中，不晓厝火已在积薪之下。

这种令人窒息的时代，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讲已经十分隔膜，对我们这一辈人来说，是切身感受过的，至今铭刻于记忆深处，岁月的浪花，无法将它们洗去。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六岁的王森然随家人逃至唐县清虚山，侵略者焚烧村落的火光，无辜同胞倒在血泊里的惨状，使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他的父亲海峰公教书行医，不足糊口，农忙时还要从事田间劳动。森然从小除去读书之外，也学会了割草、放牛、点瓜、摘豆、喂猪、放羊。这段磨练，使他终生保持着农民的淳厚和简朴，而豆棚瓜架下的笑声，柳荫湖荡里的牧歌，到他八十岁之后，又变成他作画灵感的源泉。阅历不能冲淡童心，反刍儿时生活，情深笔肆，以简胜繁，寓华于朴质，别具风采。

十岁时，社会危机益发深重，他的第一首习作，便充满了忧国伤时、同情民间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

伤哉保阳奈愁何，  
街市今年倒卧多！  
守分贫民皆饿死，  
富家袖手念弥陀！

国耻燃胸，十二岁那年，他借左太冲名句“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形式，写下一副春联，表达自己渴望祖国扬眉吐气的胸怀：

振衣帕米尔，  
濯足太平洋！

次年海峰公去世，少年王森然饱受族内封建势力的欺凌，决心奋发读书，便去定州城内报考县立高等小学，试题是《词必己

出论》，他写下七十六个字，以第一名录取。

闻之礼曰：“勿剽说，勿雷同。”此即词必己出之谓也。若夫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者，此乃儒林之所耻，而非有志者之所为也。故吐词为经，立言为法，著为千古之文章，一一皆自出心裁，噫，此亦伟士也哉！

这所学校校址，在畅春园雪浪斋，传为苏东坡任定县县令时兴建，内有墨石，露出白色波纹般筋脉，置于池中。池称“雪浪盆”，清初曾改为行宫，乾隆时期，添了大量碑刻，使王森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后来他酷爱金石，不能说和这段生活无关。

在校中，他大量阅读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著译，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后来又阅孙中山和邹容的文章。回到老家，坚持不磕头拜年，在定州组织“桑梓学社”，参加反对外国传教士的示威游行，并在演说词中号召：“集四万万同胞为一大众，以抵抗帝国主义！”这在当时，被学校领导视为大逆不道。

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定州，他头一个剪去辫子，鼓动青年拥护孙中山先生，拥护革命。校方立即将他开除还乡。没有辫子在故乡也被视为异类，冷嘲热骂，四面碰壁，他不为所动。

不久，清廷退位，河北反正，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校方又欢迎他回校，定州成立“统一共和党”，与遗老遗少对立，他被推举为头领。

他的事迹被孙中山先生闻知，1912年，孙先生路过定州时，曾经命令列车停车，特地召见了王森然。孙先生勉励他说：“你们要努力去做，勇敢地去做，将来的中国要靠你们的！”

导师的教诲铭记心际，后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飞毫驱尽胸中恨，  
雨露永垂四海香；  
不畏人言笑我狂，  
直等锦绣垣墙调奏笙簧！

1913年，他考入定州中学堂（定武书院）。为了交纳学膳费，

只好兼任李村店育英小学教员，年薪180吊钱，十分清苦。因为书教得不错，次岁即升任母校县立高等小学教员，月薪20元，可以维持自己和母亲的生活了。

因为家学渊源，他在十七岁时，已经从晚唐诗人那里获得驾驭文字的技巧。下面一绝，秀而不寒，从萧荒中得到大解脱：

孤寺夕阳千万鸦；  
断桥流水两三家；  
荒村一样经霜树，  
半似烟云半似花。

时代风云迫使少年诗人放下短笛，吹起号角。后来他用新诗来呐喊，旧体诗词反而极少写作了。

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祭奠谷钟秀（中山先生秘书）的父亲来到定州，曾到定州中学讲演。王森然是学生会会长，负责接待蔡先生兼任记录。记录发表于《公议》第三卷新年号，后来他为蔡公作传记，此文列为附录。

蔡先生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初次见面，蔡先生便教诲他重视民间文学，要他重视教育工作和社会进步的关系。他终生教书，不肯做官，都和蔡先生伟大人格的感召有关。他搜集河北的民谣、谚语，编成《民歌汇选》，交中华书局出版。工作进行中，多次向蔡先生书面请教，蔡先生有信必复，亲切的长者风度，使他终生赞美。

“五四”运动中，他在直隶高等师范国文专修科读书，五月五日，他上街发表演说，写了“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山东主权”、“抗议当局拘捕爱国学生”、“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等巨幅标语，揭露巴黎和会黑幕。两日后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自天津来保定，在军阀曹锟军警的配合下，宣布禁止学生集会游行。但是一纸空文，岂能扑灭青年们的爱国热情。五月二十日，保定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在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同志积极支持下，

王森然继续组织罢课、罢市。他并被选为学生会代表，去北京声援学生运动，探望关押在北大三院九百多名学生。

在北大王森然结识了陈独秀、邓中夏、李大钊、何孟雄、刘半农等著名人物，其中和邓中夏关系最深。

“五四”运动的胜利，使王森然认识到群众的力量。

1921年，他入京看望蔡元培时遇到邓中夏，便表达了保定高师学生会已取得校长同意，要聘邓去保定兼课的愿望。邓决定每周去保定授课四至六小时。

邓中夏向学生们讲解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李大钊、陈独秀的著作，向学生们推荐了《马克思经济学说》、《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他的威信很高，进步学生在他的启示下，成立了“新教育协进会”、“新文化研究会”、“国语文学研究会”，介绍研究新思潮。王森然被选为会长。他写的《颜习斋的学说》，经邓介绍发表于北京《学林》一卷第四、五两期上。后来，他又随邓去长辛店，义务为工人夜校上课。同时写了一些杂文，经邓修改后，刊载于《猛进》、《语丝》、《文化论评》等杂志上。

1922年10月，王森然在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教新文化课，甚受学生爱戴，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安娥、李培之等向校长请愿，要他去任教，校长只好同意。

1922年5月16日，因他著文揭露军阀曹锟的暴政和欺骗，被说成是“过激党”，督署派人去工人夜校抓他，由于学生强明伦等的帮助，才连夜化装逃到北京。5月20日《晨报》登出通缉他的消息，经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林语堂、胡适等教授掩护，他才辞别鲁迅、常惠、钱玄同和何孟雄，去冀州创办省立第六师范。他大讲科学、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和迷信，向学生们介绍《玩偶之家》、《最后的一课》等名著，甚受学生的欢迎。

次年元旦，经李大钊、林语堂推荐，他应杜斌丞先生之约，

到陕北二十三县唯一的学府——榆林中学教书，学生们集会相迎。学生会主席刘志丹在会上朗诵了王森然的新诗《杀！杀！杀！》，从此和志丹情谊深长。

王森然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创办《榆林之花》等刊物，组成“青年学社”，以白话文为教材，宣扬革命思想。组织演出话剧，没有女演员，便由刘志丹担任女角。他又创办平民学校，让惠济地毡厂的童工有上夜校的机会。教师由刘志丹、曹力如等同学担任，不取报酬。

刘志丹去投考黄埔军校，王森然甚为支持。他说：“中国历史上常讲足食足兵，要想打倒军阀，必须有军队。”

他常应杨虎城将军之请，去杨的寓所讲解《水浒》，介绍苏联革命史，也谈中国革命的形势，使杨很受启迪。

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曹锟、吴佩孚。在杜斌丞和王森然的说服下，杨虎城同意担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出师南下，与冯玉祥呼应。杜、王两先生为杨送行，三人依依难别。1930年，杨任陕西省主席，多次劝王森然出任教育厅长，均被婉言辞谢。杨虎城曾多次到北京看望王森然，西安事变之后，杨被迫“出国考察”，王森然为他饯行，挥泪而别。

翌年，他返北京，在北大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和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受益良多。1932年，他为鲁迅作传，对鲁迅思想的分析，有独到见解。

在孙中山先生病危期间，他曾随李泰棻前往铁狮子胡同探望。不久孙先生去世，他写了追悼长诗。灵柩南运时，他任“奉安委员会”委员，是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个。

为了写好评论吴昌硕、陈师曾艺术的文章，他拜访了齐白石先生，从此成为忘年交。他写《齐白石先生评传》，载于《中国公论》上。

早在弱冠时期，王森然便爱读中国古代画论，在直隶高师读书时，附中学生王雪涛就经常找他研究石涛、八大、扬州画派诸

大家的作品。他摹过倪云林山水、徐青藤花鸟。他作画虽极认真，但从未将习作示人，只不过从中获得一些妙趣，用以调剂读书写作生涯。他到八十岁，也不曾以画家自居。

30年代中期，齐白石偶然看到王森然画的《岁朝图》，疑是李苦禅代笔，就纵笔写道：

森然弟不常作画，此幅泼辣兼雅趣如此，若令苦禅见之，当再拜不已。

齐先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怀疑，他也未加解释。当时，他得蔡元培之助有了20间房子，也就是他住了半个世纪的“杏岩书屋”。李苦禅在困难中幸得森然先生帮助，并住在他家多年。后来，苦禅向齐先生说明森然作画甚勤，齐先生看了许多画稿，很是兴奋，先后为他题画七十多帧，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史料。

森然弟画远松过我。（题山水条幅）

人曰森然弟学我，我曰我学森然。（题梅花轴）

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赠王联语）

20年代末，王森然分别担任过京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京华艺专、私立北京美术学院的美术理论和文学课教授。1931年他创办华北大学艺术专修科时、曾聘白石老人为名誉教授，聘陈半丁、李苦禅、胡佩衡、寿石工、王青芳、姜妙香等人为教授。自己主讲《中国近代画史》、《中国艺术概论》。可惜，几十万言的讲稿皆在“文革”中毁掉。他还向学生介绍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号召艺术为大众服务，培养出很多人材。

1925年，王森然在北大附近宴宾公寓下榻，当时赵望云随舅父在皮货行当徒工，工余时间爱在地上画画，被他看到，便向赵的舅父提出要收赵为弟子。舅父欣然同意，让望云拜王森然为师。后来，赵在他的帮助下，尝试以国画写生，描绘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涯，在艺术创作方面取得较高成就，扩大了国画的表现范围。

夏天，他应聘去济南一师教国文，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

支持进步学生李广田等参加“五卅”罢课热潮，因而受到军阀张宗昌的通缉。

1926年，他逃到绥远任五族学院教务长兼国文历史教授，还到一中、一师职业专门学校兼课，每周30多节，不以为苦。他受《西北民报》报社社长蒋听松聘请，编辑《火花》副刊。王森然接受蔡和森委托，领导学生运动，组织“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军阀蒋红玉通缉。他被迫逃回北京，任教于北京师范，月薪仅15元。他在贫苦中积累资料，草成《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一书，一年后由梁启超先生作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本书对教师要求很高，强调教育者应有高洁的人品，“己不正焉能正人”，同时还要有渊博的学识，对国文及其他学科都应刻苦钻研。指导作文，要阅读课文及课外书籍，也要教好应用文。他反对读死书，主张给青年“一把长利的斧子，一个长明的灯笼。长利的斧子是教他们在荆棘丛里谋生的本领，长明的灯笼是教他们在黑暗里寻光明的出路”。他提出改革师范教育，提高教师素质。主张对低年级学生多启发，指出治学途径，同高年级学生多在一起讨论，培养他们的读书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时全国无统一教材，他提出循序渐进地编选课文，从叙事文到论辩文，进而达到抒情文，读写并重，合乎语法修辞，便于学生接受。书后还附有详细书目，开列当时能够找得到的各国名著译本，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梁先生在书序中肯定了后辈的劳动，那种提携后进的热忱，读来颇为感人。

蔡元培在南京就任大学院院长后，写信召见王森然，要他拜大家为师，潜心学术研究。1928年，他写出论文《明堂制度考》，被国立京师大学国文研究馆史学组录取为研究生，导师是著名学者柯绍忞和陈垣。他还写过小说《露白之死》。这时，他兼任北平市革命图书馆馆长，市政府秘书，负责圆明园公葬“三·一八”被难烈士事宜，筹办中央公园大殿改建为中山纪念堂工作。在当时能做成这些事，实属难能可贵。

他在《大公报》上撰文评论李苦禅、赵望云的艺术成就，还推荐赵到北京师范去教美术。

1929年，在蔡元培先生指导下，王森然编辑《世界妇女运动大系》，书稿十三卷，一百二十六万八千字，蔡先生和安娥写了序言。书中介绍了将近百位女杰的生平，评述了巴黎第一届万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妇女运动，国际劳动妇女大会，英、美、日、德、奥、匈、西班牙、意大利、埃及、朝鲜、土耳其、墨西哥、澳大利亚、南美洲、南洋群岛、北欧等地妇女运动史略及现状，资料丰富。对苏联的男女平等，中国妇运的发生和发展，均有专章论及。也谈到政治、经济、文化对妇运的影响。蔡先生亲笔写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还为他预支稿费、解决生活困难，真是关怀备至。“一·二八”淞沪战役，商务印书馆被炸，据闻此稿毁于炮火。（1982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此稿前六卷尚在人间的消息，王森然将残稿赠给全国妇联，目前正在整理，即将问世。）

1930年，他将1927年以来所写论文结集为《文学新论》一书，交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此书对社会现实的解剖很锋利。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几个月之后写的：

在十字街头，我们见到一切的奇形怪状的人类，留八字须的政客、背三角皮带的军官、大肚皮的资本家，汗流浃背的工人、泥土沾满了脚肚的农夫，与衣裳褴褛的、一切被资本家吮吸压榨得再不得动弹、再没有生气的被压迫者。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军阀老爷、达官贵人的威喝声，执政者杀人的枪声，穷人们的呼饥号寒，以及“乱党”与“暴徒”们家族亲友的悲惨呼号声。在那里，可以嗅到刺鼻的官气与资本家的铜臭，更可以闻到血腥气与火药气。

……艺术家能真正的跑到田间或工厂里去的有几个人？能够了解艺术的真意，艺术价值的农人与工人究竟有几人？

作者指出了旧文学家的缺点，呼吁在血的教训面前清醒过来，决不能像往昔那样：

只会讴歌升平，变乱的时候，他们就甘于任人宰割……或者独超世外，悠然高蹈，幽居于清高快悦的艺术之宫，高翔于玲珑神秘的象牙之塔；或者悲哀烦苦，死寂沉沦，为千万骷髅的写真，促青年自杀的传播。社会的一切一切，人群的一切一切，置之不理，漠然不顾。

……（倒不如）将我们心中所宝贵的美丽的大理石偶像完全打破，清除幻想的玩物，研去神的香艳的桂林，撕去无实际用处的百合花，驱逐玲珑的歌唱美妙的夜莺的未婚妻，将一切往日旧作的诗篇，全部抛入坟墓里，提起笔来至少应当像农夫拿起锄来锄地，铁匠拿起锤来打铁一样，是一个有实际的目的。

作者指出：“一切很热诚的艺术创造家，都是纯真的革命家。”他希望创作者、欣赏者联合成一个整体，共同求得解放，而说出这些话来，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决不是沙龙里喝过咖啡之后的空谈。他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文学是改造社会的工具，领导社会的先进，建设社会的工程，利用人类对于美的憧憬，唤起人类中间熟眠的同情；由它所反映的生活，提醒我们的自意识，促成生活的向上；由它所产生的美质美素，提高人类和平健全圆满的环境……社会借文学的调和补其缺陷，文学赖社会的意义增其价值。社会渐渐进于文艺化，文艺渐渐进于社会化，人类一方面觉醒了心灵，能够追求着物质上的粮食；一方面劳动的灵肉，亦得着精神上的安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成就人类生活的圆满。

……艺术的平民化，便是把艺术从高贵的宝座上扯下来，使她混入群众的队伍里。那时候的艺术与文学的创作，都不是张口干喊“到民间去”的名词，而是实际上加入农工们

的队伍当中，一面是能够胼手胝足的劳动者，一面又是能够创造的艺术创造者。他写的题材，便是他们切身的生活。他们的读者，便是他们前后左右的时常在工作闲暇聚首谈心的朋友。

在中国，这是最早提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观点。实现这一过程，自然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使人们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作为热情的宣传家，王森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提出了文学艺术的四大要素：

感动读者的情绪；

源于生活、富有启示的想象；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正确有用的生活经验。

他要求文学（也应当包括艺术）作品具有五种力：

爆发力——喊出亿万贫苦劳动者积压在心头很久，而又喊不出的呼声，深深地拨动欣赏者的心弦；

热力——压抑强制的残害越酷烈，热的能量越能扩散出来；人的强大革命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魔力——作者坚固不拔的意志，勇往直前的壮气，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和一切动人的真实经历，都从文字上跃出……使读者心坎上刻着永不磨灭的痕迹，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成为未来社会的斗士。

传导力——作品将社会生活、作家个性、思想、情绪，传导给读者，引起共鸣。

全书文字鼓动性很强，大声疾呼，要文艺家“巩固我们的阵营，支持我们的革命”。对外国文学也用一定篇幅，作了分析。论巴尔扎克一节，文学性颇为突出，不是干巴巴的说教。

今天，这本书仍具有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只要细读沉思，还可以获得一些精神养料。

1930年，王森然研究生毕业，柯凤孙、陈援庵二先生对他作了一番鼓励。他就任河北大学国文教授及绥远通志馆编纂。

出版《印度革命与甘地》一书，分上中下三编，约三十万言。书中首先叙述了印度革命爆发的原因，追溯到十六世纪英人组织东印度公司的社会状态，以及近年印度劳动阶级逐渐觉醒的过程；描述甘地的生平、思想、生活与著作。这是我国学者为印度革命家、思想家撰写的第一本评传，具有拓荒的意义。在序言中，他言道：

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界最伟大的革命人物，一是苏俄的列宁，二为印度的甘地……列宁是旋乾转坤的伟大人物，而印度的甘地呢，虽没有实际的政治势力，但是他的潜势力，却足以振动全世界。……

希望甘地一变其以往之无抵抗主义，而为积极的抵抗主义。质言之，就是希望甘地积极地起而推翻印度政府。

同一年，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聘王森然为督学。越岁，任北平蒙藏学院国文教授。

1932年，他写的《近代二十家评传》脱稿，因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传记，被认为“内容过激”而找不到出版的地方，只好自费印出。

多年以来，王森然立下宏愿，准备写出近代百家评传，后来抗战爆发，生活困难，奔走衣食，心境欠佳，没有完成。第一卷中的二十家是：王壬秋、吴昌硕、沈寐叟、柯凤孙、廖季平、林琴南、严复、康有为、罗振玉、王国维、章炳麟、梁任公、陈独秀、周树人、章士钊、刘师培、李大钊、胡适、郭沫若、李泰芬。每传长者二万五千言，短者五六千字。先述生平，再征引同时代人及后学所记史料、评论，末附传主著作选辑，注重学术性及资料性。

目前从旧报刊上寻得业已发表尚未集成书的传记，有谭嗣同、蔡元培、黄节、杨云史、丁佛言、陈三立、傅增湘、齐白石、高步瀛、黄侃、钱玄同、黎锦熙、陈宝琛、辜鸿铭、王晋卿、刘半农、张季直、梁鼎芬、徐志摩、吴检斋、易顺鼎、樊樊山等

二十二家，现已辑为第二卷。两卷共约七十万字，其中第一卷仍用钱玄同先生1933年题签，第二卷请刚去世的“五四”运动时期北大教师沈迈士题了书题，即将重版。

作者爱憎分明，但又力求客观地把握史实，在选材上多侧重政治生活与学术成就，使人们读过评传，对各家真实面目，有所了解。在他笔下受到歌颂的是革命先驱、爱国志士，受到批判的是落伍于时代潮流的人，但也不漫画化脸谱化。

李大钊烈士被反动军阀残害，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在杀人，抓人，箝制言论，查禁进步书刊。王森然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李大钊评传》，以悲愤的笔调，崇敬的心情，声泪俱下地痛哭先烈，怒斥军阀，没有过人的胆识，便吐不出这样的文字：

先生一生，勤朴清直，艰苦卓绝，洁身远名，不管时誉，尤不治生产。生时仅可供家食，死后则一贫若洗，棺椁衣食，皆为友助。对友无论党的异同，均和易平直，表里如一。临事不苟，临时不得，是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者也。先生更未尝自矜风节，其内行诚笃，足式浮靡，美须髯，状貌英肃，人莫敢干以私。砥节砺行，从事革命，民国以来，任何党派中，不数数睹也。……为民国一代之大儒，兼革命青年之导师，绝非饰语。先生实现代不一二见之哲人。

世有非难先生者，但不能不以先生之言理解社会，世有惨杀先生者，但不能不以先生之言以断其身。处此黑暗、堕落、恶浊、卑污之世界，非先生谁为指路之明灯哉？

这些话是暗夜宏钟，沙场战鼓。有大悲痛、大希望。只有深刻理解思想家价值的人，对烈士言论发生共鸣的人，才会有这样肺腑之音。

先烈去矣，没有觉悟的人们麻木如故，王森然从史学家立场，发出感叹：“国人不知尊之敬之，而权贵之怒睨其旁，朋党